

# 廣面具說

## ——吳梅村〈贈陸生〉詩的曲折自辯\*

陳 建 銘\*\*

### 摘 要

順治十一年(1654)，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1609-1671)失節仕清，從此為「兩截人」。梅村屢以詩文抒發心聲，懺悔深重，人所共知；學者更指出，一些更隱微的故國之思，詩人乃借「面具」發聲，躲避政治風濤，以訴衷情。這一「面具說」影響深遠。

惟是，順治一朝文網，尚非森嚴，詩人戴上面具才吐露的複雜思緒，似也不必都為悼明。當年出仕、歸里之際，因遭逢丁酉科場案，梅村有詩贈故人陸慶曾(子玄，1604-1680)，意外讓自己取得了微妙的發聲位置，傾說其不能言明、被壓抑的欲望。梅村〈贈陸生〉表面上悲歎友人遭際，實則作了一番曲折自辯，略無顧忌，近乎強辭奪理，當此際，吳、陸兩面實為一面。詩章末後，摘下面具，詩人再度給予各自定義。「面具說」之神通廣大，於是更能擴而充之。

帶著詩有「兩面性」的警覺，重審梅村作品，許多細節也一一浮現。詩人並非一味庸懦、一生艱苦，仕清前後，梅村集中有兩枝花格外照眼，故園寒梅，日邊紅杏，一枯寂，一繁榮，象徵其出處間複雜心緒。兩首詠傀儡之詩，也各自隱喻了梅村性格之一面。它們能相互歧義，相互補充。甚至，〈贈陸生〉這一詩題，本身也有著兩面性：失節者「入洛」，蕭索或熱中，其實早已難辨難分。

關鍵詞：吳偉業、陸慶曾、明清之際、面具、自辯

---

2017年7月19日收稿，2018年2月6日修訂完成，2018年4月25日通過刊登。

\* 本論文之撰作期間，獲得孫康宜教授、嚴志雄教授的提點與鼓勵，白亞仁教授不吝分享尚未出版的相關材料，都讓本文更能充實改進，謹此特致謝忱。

\*\* 作者係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By the help of an image  
I call to my own opposite, summon all  
That I have handled least, least looked upon.

W. B. Yeats, "Ego Dominus Tuus"<sup>1</sup>

## 一、前 言

三百多年來，詩人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1609 -1671）的懺悔形象已深植人心。順治十一年（1654）失節仕清，梅村從此為「兩截人」；多愁善病，自怨自艾，晚年「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sup>2</sup>臨終自云為「天下大苦人」。<sup>3</sup>

梅村既撓塵網，乃以詩文抒發心聲，懺悔深重，讀者大多能寬容、體諒之。一些更隱微的情感，有口難言，他乃乞靈於「面具」。

詩人假詩中人物口吻傳情達意，既收匿名的效果，又具自我指涉的作用，若即若離，左右逢源。……梅村使用「面具」一技，實即憑借藝事，在極為險惡的政治藩籬中找到脫身而出的曲徑。在這類篇什中，梅村可假不同角色之口，公開而又委婉地表達其悼明的哀思了。<sup>4</sup>

孫康宜認為，梅村迫於政治險惡，必須借人發聲；而種種心曲，最後都指向對明室的忠愛。此一「面具說」抉發了梅村詩歌的衷情，鉤探隱微，

1 W. B. Yeat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5), p. 180. 梅村詩文中傾力營造的，是其艱苦的遺民形象，若有種種欲望、辯解，皆「與吾身相對」（my own opposite）。詩人不願處理，必受壓抑，箇中情緒，難言矣！必「乞一形象之助」（by the help of an image），才能稍露鱗爪。

2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與子暉疏〉，《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57，頁 1133。本書以下逕稱《全集》。

3 「天下大苦人」語，見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收入《全集》，頁 1406。

4 此說首先見於 Kang-i Sun Chang, "The Idea of the Mask in Wu Wei-yeh (1609-167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2 (1988): 289-320. 後有中譯，收入：孫康宜著，嚴志雄譯，〈隱情與「面具」——吳梅村詩試說〉，《文學經典的挑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頁 168-188，即本文所引用者。原文與中譯出版日期，已隔數年，為明學術脈絡，特此說明。

影響深遠。惟是，順治一朝文網，尚非森嚴；而詩人戴上面具才吐露的複雜思緒，似也不必都為「悼明」。詩人袖中，面具斑斕，時為彈箏妓，時為白髮人。當年出仕、歸里之際，一樁政治事件：丁酉科場案，一位江南故人：陸慶曾（子玄，1604-1680），意外讓梅村取得了微妙的發聲位置，傾說其不能言明、被壓抑的欲望。某個當下，某張面具之後，他竟說出了我們不熟悉的另一種心聲，熱中、倨傲、近乎強辯——「面具說」的神通廣大，於是更能擴而充之。

本文借鑒「面具」前說，研究之對象、技法皆一，「廣」之者何？曰（一）前提，（二）表達思緒的範疇，（三）指認方法的建立。梅村以他人面具，抒發隱情，孫康宜歸因於清廷文網嚴密，政治風濤險惡。此處嘗試補充，梅村活躍之際，文網雖結而未密，詩人多所隱諱，或更有政治之外的心理因素存焉，前提似可放寬。<sup>5</sup>其次，面具一設，可令百口莫辯的失節者，名正言順地宣洩禾黍之悲，寄託忠義，然而，本文考察的「陸生」面具下，詩人表達的思緒範疇，竟位於原說「悼明」的「另一面」；操作面具者，藉此說出了另一極端的難言之隱、另一種欲望：關於富貴，關於功名。至於梅村筆下人物眾多，再要指認誰人臉孔，為我驅遣，或可考慮一有系統的閱讀方法。下文便從身分、年輩、遭遇等

---

5 梅村回憶中，也自稱鼎革後「閉門不通人物」、「詩禍史禍，惴惴難保」，見〈與子暉疏〉，《全集》，卷 57，頁 1132。觀察他出山以前行跡，常見出遊訪友，往來不忘清官，更有主盟虎丘十郡士子大會的豪舉，「閉門不通人物」云云，未必符實，自我建構意味濃厚。至於「詩禍史禍，惴惴難保」，或為臨終寫作時（康熙十年，1671）的後見之明。按清代文字獄，康、雍、乾三朝最盛，順治朝征戰頻繁，「哪有精力去檢查、挑剔漢族士大夫的文字」？順治文禍，若以較寬鬆的標準，學者至多輯出 6 例，但基本上「文禁尚寬」，見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頁 287-292。該書以順治四年（1647）函可（1612-1660）流放瀋陽為清代文禍之始，惟此案「是個偶發事件」（頁 11）。一般視為清代首宗文字獄的「明史案」，發生在康熙二年（1663）。梅村活躍的順治一朝，詩界哀挽前朝之作，歷歷皆是，詩禍史禍，似乎不太困擾這時期的詩人們。誠然，不同性格的作者，對於可能的政治後果，或有「自我審查」的可能，這裡要補充的是，梅村「面具」之設，吐露忠愛，除了避忌以外，還可能有心理因素影響。失節之後，他已是天下所譏的「蒙面灌漿人」（與「面具」正好相映成趣），難以直抒故國之思，更遑論本文欲談的功名、富貴夢。

方面考察起，試圖建立詩人與詩中人的可比性。以上三點，即係本文「廣」面具說之所在。

## 二、「偷人半面」：身分、年輩、遭遇

梅村筆下，人物百千成計。如何證成某張面具，曾經被他借用，達致「主體互涉」(inter-subjectivity)？首先，必須建立作者與所詠對象的可比性。否則，或將淪為索隱派之末流，楚天雲雨盡堪疑。

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場案發，隔年定罪。北闈陸慶曾、孫暘(1626-1694以後)等流徙尚陽堡；南闈吳兆騫(1631-1684)流徙寧古塔；其父晉錫(1600-1661)亦在遣中。同年稍早，陳之遴(1605-1666)以「賄結犯監」，全家徙盛京。梅村亦有詩悲之。<sup>6</sup>江南才子，一時多身陷捶楚桎梏，流人路途。梅村諸作中，以詠陸慶曾之〈贈陸生〉結構最奇，詩思最稱曲折；詩人蓋偷得陸生半面，「公開而又委婉」地傾訴心曲。

同時、同事詩作多矣，為何獨有陸生一張面具，可以相假？曰：身分、年輩、遭遇。吳、陸兩人的可比性，即在此中。

### (一) 身分

陸慶曾，松江華亭人，家族貴顯，科名鼎盛。其曾祖陸樹聲(1509-1605)乃萬曆朝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sup>7</sup>樹聲長子彥章官至南刑部侍郎。彥章長子名景元，長孫即慶曾。<sup>8</sup>

君子之澤，三世未衰。時人謂「雲間望族，首推陸氏」；崇禎朝中，

6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頁310-316。本書以下逕稱《年譜》，不另詳註。

7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16〈陸樹聲傳〉，頁5696。

8 《雲間珠溪陸氏譜牒》，此條材料見(美)白亞仁(Allan H. Barr)，〈清人追懷陸慶曾父子遣戍的詩作〉，《中國詩學》23(2018.1)，頁156-168。此處所談陸氏家族情況，多得力於白文之考據，不敢掠美，特此說明。

一族登甲乙科者數十人。<sup>9</sup>慶曾為尙書嫡孫，早年遊於復社，鼎革後優遊故里，猶能招致天下英雄、名姝。<sup>10</sup>

梅村少年即名列復社「十哲」之一。入清後，儼然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一身名望，不在慶曾之下。以老名士而為大遺民，而為兩截人，又是吳、陸二人之所共。順治丁酉、戊戌間之「流人簿」，多屬後生小子，無能與二人身分相敵者。同輩諸人中，吳晉錫才名不顯；陳之遴為崇禎十年（1637）榜眼，雖擁盛名，但降清甚早，新朝宦途顯赫，則又與吳、陸二人異趣了。

## （二）年輩

丁酉科場案發時，陸慶曾 55 歲，梅村 50 歲。其餘諸子，如孫暘 32 歲，其兄承恩（1619-1659），時年 39 歲。南闈之吳兆騫，年方 27，皆後生輩也。

吳兆騫之父晉錫（58 歲）、陳之遴（53 歲），與梅村為一代人。惟如前述，身分不侔。吳、陸俱為五旬之人，除了年齒相近，輩分也相當。案年相近者，輩行未必相等夷。<sup>11</sup>前明崇禎年間，慶曾即與吳應箕（1594-1645）等縱橫文社，「數為大會」。<sup>12</sup>時人謂：「子玄以機、雲家世，與彝仲、大樽為輩行。」<sup>13</sup>彝仲，夏允彝（1596-1645）大樽；陳子龍

9 「雲間望族，首推陸氏。……崇禎壬午一科，應天中試兄弟四人：慶臻、慶衍、慶紹、亮輔。其他明經、茂才異等不下數十餘人，可謂一時極盛。」清·葉夢珠輯，《閩世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 5，頁 1b-2a。此條材料先見於（美）白亞仁，〈清人追懷陸慶曾父子遭戍的詩作〉。

10 陸氏墓田丙舍頗擅園林之盛，座上客如陳子龍、錢謙益、余懷等，皆明清間名士豪傑。陳寅恪考其地，謂「與牧齋之拂水山莊性質頗相類，故能邀宴友朋，招致名姝也」。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141。

11 可以錢陸燦（1612-1698）為例。錢氏亦舉順治丁酉鄉闈，與陸誼屬同年，又僅小梅村三歲，表面上看，差可與吳、陸比肩。然而，以戚屬論，錢陸燦為錢謙益族孫；以關係論，陸燦則學詩於梅村門下，輩行有別，可以無疑。

12 清·汪有典，〈吳副榜傳〉，《前明忠義別傳》（《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輯第 1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20，頁 11b。

13 錢陸燦箋語，見清·吳偉業著，程穆衡原箋，楊學沆補注，《吳梅村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 9，頁 579-580。

(1608 -1647)。陸生既與夏、陳為輩行，輩分足與梅村匹敵。身分同，年輩同，在某些生命經歷的關鍵時刻，兩人或將分享著類似的情感，心同，理同。

### (三) 遭遇

身分、年輩，儘管提供了互通的背景，猶非關鍵一步。「主體互涉」最吃緊處，還在作者與詩中人的遭際相仿。君不見，梅村能借中山幼婦（〈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白髮阿監（〈琵琶行〉）自訴衷情。生旦淨末，面具，原來不拘一格。

〈贈陸生〉寫作前後，吳、陸二人所歷何事？

順治丁酉西北闈主考李振鄴（?-1657），與陸有舊。陸慶曾精通醫術，曾藥癒振鄴，有謂振鄴乃授以關節，「借中式以酬醫」。<sup>14</sup> 根據記載，李氏係一貪墨小人，慶曾得以名列「二十五關節之首」，恐不止人情債而已。陸生世家子，著聲庠序，得此門生，豈非座主無上之樂利？時人記載，慶曾「以貢走京師，慕名者羅致門下，授以關節，遂獲售」，<sup>15</sup> 如此看來，陸生中式，更是盛名之累。

科場案發，儘管為明季以來科舉流弊所致，更牽涉朝中黨爭。「滿漢水火，而漢之無恥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竟掀動南北大案。<sup>16</sup> 順治十年（1653），梅村受兒女親家、南黨鉅公陳之遴推挽，被迫北上，四年後離京之際，陸生亦失足，得一官、博一第，毀盡半生清譽。吳、陸二人，入清後辛苦經營，力保遺民名節；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遂為天下戮笑。

梅村〈贈陸生〉有句：「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寫盡兩人遭際。更可注目者，「習俗」句中，「我」之一字，可打通詩人與詩中人界限。吳詩注家靳榮藩（1726-1787）已窺破此秘。梅村〈琵琶行〉寫白生彈罷「先帝十七年來事」，令一舊中常侍起坐陳言；「我

14 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外一種）》（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 35。

15 同上註，頁 49。

16 同上註，頁 35。

亦承明侍至尊」一段，靳氏疏通詩義，云：「此將以上白生所彈，常侍所說，俱收入作者甲裏，是又梅村之朗彈一曲也。」<sup>17</sup>

透過主詞的模稜，座中人心緒，一時皆「收入作者甲裏」。甲，甲冑。而清初人罵貳臣輩不知羞恥，又曰「顏甲」。<sup>18</sup>若「讀如其字」，顏甲，即面具。<sup>19</sup>梅村本來面目，欲潔何曾潔？惟觀面具頻換、光影陸離之際，詞調悄轉；詩人此時「朗彈一曲」，卻最明白，而誠實。

### 三、裝面具，卸面具：細讀〈贈陸生〉

「偷人半面」，外緣具足，且看詩人如何操刀。

流人簿上，奸臣傳中，梅村親友儘多覆雨翻雲手；相關詩作，他卻總是隱約其辭，避談其過。<sup>20</sup>〈贈陸生〉之寫法，與其他贈流人詩作，都不相類。本詩中「歧出」<sup>21</sup>二十句，細寫陸生獲罪因果，佔了近一半篇幅。一名技藝精純的詩人，怎會有這樣一次意外手筆？

詩人面具之製，錘鍊惟在文辭。梅村開篇請出主角，佈置一悲劇舞臺，中間大篇幅二十句，表面上悲歎陸生遭際，其實作了一番曲折自辯。

17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注，《吳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396-139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上，頁35a。

18 最著名的例子，當係萬斯同謂「牧齋顏甲千重」。見清·萬斯同，〈浩氣吟跋〉，《鮑琦亭集外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31，頁19a。

19 古人也有作此聯想、過渡者，如馮夢龍《古今談概》〈顏甲部〉序：「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個乾淨面孔。」見明·馮夢龍，《古今談概》（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530-531。

20 梅村贈科場案諸人詩如下：〈吾谷行〉（贈孫氏兄弟，不言如何獲罪）、〈送友人出塞二首〉（贈吳茲受，不言如何獲罪）、〈悲歌行贈吳季子〉（贈吳兆騫，僅云「白壁青蠅見排抵」。諸詩見《全集》卷10、19，頁255-257、511。此外，《明史》〈奸臣傳〉中，周延儒為師，吳昌時為友，梅村皆有詩詠之，但僅止於哀悼。贈兒女親家陳之遴，梅村有〈贈遼左故人八首〉、〈遙別故友〉等詩，也都不談獲罪之因。

21 「歧出」，因為即使略去此20句，並不妨礙一首詩的完成。事實上，現代學者引用本詩，甚至直接略去此段，如《年譜》，頁313；又如葉君遠，《吳梅村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208。

兩面實爲一面。詩章末後，別唱一曲。摘下面具，一人竟又分判爲二，各坐其位，再度給予各自定義。才人伎倆，信乎無所不能。

### (一) 登場：開篇四句

面具，用於戲劇。梅村開篇四句先佈置舞臺，請出主角，好寄託心事。

陸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無錢。尚書墓道千章樹，處士江村二頃田。<sup>22</sup>

詩起句點出主角。「陸生得名三十年」，如前所述，慶曾乃三十年江南名士也。「布衣好客囊無錢」，寫其慷慨。然而，布衣無名，自守則已，陸生爲公子名士，好結客，必花錢。有積蓄而好客則已，囊中無錢，生計不免堪虞。

慶曾家世生計如此：尚書墓道千章樹，處士江村二頃田。萬曆三十三年（1605），神宗賜葬陸樹聲於「尚書墓」。錢牧齋〈陸子玄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詩，醉後戲題八首〉之一：「最是主人能慰客，綠尊紅袖總宜秋。」<sup>23</sup>或可引人一窺此地風光。陸生，江村高隱之處士；「二頃田」，大致可供溫飽耳。<sup>24</sup>囊中無錢，薄田二頃，乃知萬曆賜墓千章樹，威儀隸隸，殆如後世小說中榮、寧兩府之空架子。（「敕造榮國府」：日用排場費用，不能將就省儉，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sup>25</sup>

陸生好客而窮，盛名在外。以屢空之身，好游宴，豐飲食。詩開篇，

22 〈贈陸生〉，《全集》，卷 10，頁 254-255。下引此詩，不另詳註。

23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 7，頁 331。

24 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能配六國相印乎？」《索隱》謂近城之地，最爲膏腴，見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69〈蘇秦列傳〉，頁 2262。至於陸生之「江村」二頃田，則每下愈況矣。

25 馮其庸纂校訂定，《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卷 1，頁 39。

已伏下一場悲劇之根。

## (二) 戴上面具：歧出的二十句

本詩不顧謀篇、佈局，歧出二十句，是其大落墨處。這一大段詩中，梅村苦心佈置表、裡兩層文章，陳倉暗渡，令二人合而為一，且哀歎、且辯解。

京華浪跡非長計，賣藥求名總遊戲。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

「京華浪跡非長計」，遺民生計云何？曰：賣藥。慶曾精通岐黃之術，日後流放出關，猶賴此維生。<sup>26</sup>「賣藥」句，舊注皆引《後漢書》〈韓康傳〉。<sup>27</sup>韓康賣藥，本欲避名，梅村此處一轉，竟稱「求名」，意者慶曾居京，曾以醫技謁於豪右貴勢之門。

畏人不知，豈是君子之行？以下旋接「總遊戲」三字，再作一縱。傳統典故中，採藥者，或為神仙，或為高士。<sup>28</sup>《太平廣記》記東方朔「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山水遊戲。……太上遂斥謫，使在人間」。<sup>29</sup>梅村刻意混淆兩概念，目陸生為方朔一類仙人；「飛來飛去宰相家」，則興之所至，遊戲人間耳。

惜哉謫仙，力難渡厄。「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此句一一扣回自身。用「我」一字，能打通兩人界限，前已有論。若依梅村詩語脈絡而言，「習俗誰容我棄捐」一句，上承其入京詩「世事浮名總棄捐」<sup>30</sup>而反用之。「我」雖欲逃名，無奈世故牽挽，怎容棄捐？而細玩「才名苦受人招致」一語，似梅村自歎「虛名在人」；<sup>31</sup>又似紅顏自傷：

26 如友人贈陸出關詩，有「途窮糊口唯苓術」、「生事蕭條唯賣藥」諸句，見（美）白亞仁，〈清人追懷陸慶曾父子遺戍的詩作〉。

27 韓康賣藥於市，人有知者，乃更遯入霸陵山中。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3〈逸民傳〉，頁 2770-2771。

28 如《石頭記》中寶玉論「藥氣」：「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馮其庸纂校訂定，《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卷 5，頁 1153。

29 漢·班固，《漢武帝內傳》（《叢書集成初編》第 3436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17。

30 〈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四首〉其四，《全集》，卷 15，頁 402。

31 〈與子環疏〉，《全集》，卷 57，頁 1132。

「當時只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盡延致」。<sup>32</sup> 兩人遭際、當下詩語，於此無不相似——明清之際擁才名容色，乃至醫卜星相之一技者，蓋皆難逃羅網。

上述情景，已如累卵，梅村更緊逼一筆：

古來權要嗜奔走，巧借高賢謝多口。古來貧賤難自持，一餐誤喪生平守。  
權貴借名，高賢失足，千古傷心事。<sup>33</sup> 此四句如旁白效果，擁有全知視角，「古來」絕無例外，乍看慶曾必墮入陷阱中。以下竟再作縱筆。

陸生落落真吾流，行年五十今何求？好將輕俠藏亡命，恥把文章謁貴遊。

「陸生落落真吾流」，「吾流」，先以字面會通爾我；「行年」一句，更融會古、今典，讓兩人主體交涉，神魂互接。聖人「五十而知天命」，自係詩家熟事。這裡又反用漢代朱買臣語：「我年五十當富貴。」<sup>34</sup> 買臣「富貴徒誇一婦人」，君子小之。<sup>35</sup> 梅村早年贈人五十壽詩，已說過：「五十知天命，養生在無欲。」<sup>36</sup> 陸生已年踰知命，又何所求？

古典之外，今典更驚心動魄。本詩作於 1658 年，陸生 55 歲；此年五月，五十初度者，梅村夫子也。這一年對他而言，意義深重。十載前，梅村與方外友願雲有諾：五十學道。願雲詩贈梅村詩，故有「半百定將前諾踐，敢期對坐聽松聲」句；梅村答云「亂離兄弟恨，辜負十年盟」。<sup>37</sup> 負誓，只因出仕。然而，「五十今何求」，宦情非吾戀，透過生命情境

32 〈圓圓曲〉，《全集》，卷 3，頁 79。

33 三百年後，此句猶觸動文士心弦：「讀梅村〈贈陸生〉詩：古來權要嗜奔走，巧借高賢謝多口。古來貧賤難自持，一餐誤喪平生守。其言可謂沈痛。」見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 5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5，頁 1b。

3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 64〈朱買臣傳〉，頁 2791。

35 〈過朱買臣墓〉，《全集》，卷 6，頁 171。

36 〈贈王鑑明五十〉，《全集》，卷 1，頁 14。

37 〈喜願雲詩自廬山歸并序〉，《全集》，卷 13，頁 357。

的縮合，此章亦是夫子自辯。

下兩句再為友增重。陸生能辦「輕俠藏亡命」事，急人於難，自非貪求名利者。鼎革以來，亡命者，多為心懷復明之士。尚書墓田丙舍中，當有此輩，如《柳傳》謂丙舍席上妓彩生，有心刺秦，欲入宮復仇如苧羅村女之所為。<sup>38</sup> 提此一句，遺民社群能稍無怨乎？下句接回正題，「恥把文章謁貴遊」，自從杜詩「獨恥事干謁」來，「好將」、「恥把」，喜惡分明，舉手撤盡「古來」名利韁鎖。

丈夫肯用他途進？相逢誤喜知名姓。狡獪原來達士心，棲遲不免文人病。

走筆至此，勢必面臨一問題：既然一片素心，吾輩何以失足？梅村辯曰：慶曾非縛於禮法之俗人，類若狡獪達士。「至人能變，達士拔俗」，<sup>39</sup> 既病於文人棲遲，遇有知遇者，不妨藉此豪取功名。夤緣進取乎？達士視之，亦遊戲人間耳。（「丈夫蹤跡貴狡獪」，梅村〈退谷歌〉早說過的。）<sup>40</sup>

更可注意者，「他途」出典，清人注皆引《宋史》〈蘇軾傳〉：

〔宣仁后問〕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sup>41</sup>

觀史可知，受知於上、大臣論薦，都可視為正途。梅村仕清，乃受大臣刻章論薦，亦非他途以進者，何愧丈夫？吳、陸之間，棧橋再渡。

富貴功名，眼看將反掌得之，孰料事有中變：

黃金白璧誰家子，見人盡道當如此。銅山一旦拉然崩，卻笑黔婁此中死。

「黃金」一句，指買通關節之五陵年少。買第者絡繹於途，丁西北闖場外，竟成金銀琉璃世界。時人記曰：「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至

38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1143-1146。

39 南朝宋·范曄著，《後漢書》，卷 49〈仲長統傳〉，頁 1645。

40 《全集》，卷 11，頁 301。

41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38〈蘇軾傳〉頁 10811。

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sup>42</sup> 諸少年洋洋自得，人人以為探囊高魁，唾手折桂，蓋關節路徑，盡人而然也。<sup>43</sup> 小兒輩「見人盡道當如此」，果然招搖、洩密矣。（東坡不云乎：「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sup>44</sup> 兜售關節者，以試闈作鑄錢之銅山，其利不下萬金；<sup>45</sup> 一旦西崩，無心富貴如黔婁者，竟也難逃一「死」。<sup>46</sup> 可笑復可歎。

此段十韻，表面似寫陸生，然而，陸生是「吾流」，是「我」。習俗難棄，才名見招，何嘗不是詩人心事？正途、他途之間，五十之年，又影影綽綽指向自身，吳、陸兩面，實即一人。乍看之下，詩辯解吾人不求功名，然而隱隱約約間，無非試圖擺脫名教、禮法的束縛。

殉國者，英雄也。今有不死忠義，不縛忠義者，亦偉岸丈夫。史策中，大人先生傲睨滑稽，挾智任術，本來不足為奇。梅村〈贈陸生〉歧出的二十句，徵引諸典，鱗爪一露，竟似乎說：出山定何如？

### （三）拆卸面具：度入何曲、幾許人看？

嗟君時命劇可憐，蜚語牽連竟配邊。木葉山頭悲夜夜，春申浦上望年年。  
江花江月歸何處，燕子鶯兒等飄絮。紅豆啼殘曲裡聲，白楊哭斷齋前樹。  
屈指鄉園筍蕨肥，南烹置酒夢依稀。蓴鱸正美書堪寄，燈火將殘淚獨揮。  
君不見鴻都買第歸來客，駟馬軒車胡辟易。西園論價喜誰知，東觀掄文矜莫及。  
從他羅隱與方干，不比如君行路難。只有一篇思舊賦，江關蕭瑟幾人看？

42 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外一種）》，頁 49。

43 同上註，頁 33。

44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次韻許遵〉，《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26，頁 1366。

45 主考李振鄴語副主考張我樸之妾云：「每主六千，使用加二，我得正數，汝家得使用。倘能覓三人，不幾三千餘金可坐致乎？」兩人所賣，「不知幾多人矣」，最後猶得二十五關節。銅山之利，不下萬金。見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外一種）》，頁 41。

46 陸生最後流放關外，並非死罪。此處言其「死」，一來大獄遷延經年，「銅山西崩」當下，諸人未必有生理，刑部亦曾欽奉上諭，陸慶曾等「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同上註）；二來，黔婁名節已喪，更甚於死。不可誤認梅村下筆粗疏。

君自此遠矣。詩後半段，一一作出題中應有之義。塞北木葉山，遙遙思念；白楊、紅豆，寄託今昔之感。收篇兩句綜括全詩，卻大有文章。梅村歌行，度入何曲，幾許人看，從來值得細細推敲。

#### 度入何曲：〈思舊賦〉與身分的再定義

元、白長歌「卒章顯其志」，須用史筆。<sup>47</sup> 梅村詩學長慶體，篇末屢引前代作品篇名，作為總括全詩之議論。如：「江湖滿地〈南鄉子〉」，歎息江南元氣衰弱；〈邊頭曲〉、〈渡江曲〉，預示紅顏流落，女子無依；〈吳宮曲〉諷藩王富貴難保；傷心一曲〈枯樹賦〉，故人空望鄉關。<sup>48</sup>

本詩收於「只有一篇思舊賦，江關蕭瑟幾人看」，似說慶曾出關，我今只有一篇思念詩章相贈；更可歎世故流離，觀者亦稀。惟是，「思舊賦」並非泛指懷人詩篇，梅村爛熟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sup>49</sup> 援引此名，不可能不涉七賢故實。《晉書》〈向秀傳〉云：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嵇〕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sup>50</sup>

嵇康刑於東市（「此中死」），可擬陸生；<sup>51</sup> 向秀被迫出仕，未遂素志，則是詩人自喻。向氏為友作〈思舊賦〉，欲言又止，哀痛最深。〈贈陸生〉賦詩過程中，詩人與詩中人二合為一，至於渾然忘我；末了取下面具，

47 元、白樂府，乃融合史才詩筆議論為一體而成。篇末結語二句，綜括全詩議論，「又與白香山新樂府序所謂『首句標其目，卒筆顯其志』者，有密切關係」。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63。

48 「江湖滿地〈南鄉子〉」一句，詳嚴志雄，〈吳梅村〈琵琶行〉中之「南」與懺悔〉，《中國文學學報》6(2015.12): 79-98；清初詩文〈枯樹賦〉用例，見謝正光，〈楚雲：余懷《三吳遊覽志》解讀示例〉，《九州學林》2.3(2004): 42-91。其餘諸章，用意昭然，不一一說明。

49 參清·趙翼著，胡主佑、霍松林校點，《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卷9，頁134。

50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9，頁1374-1375。

51 科場案中人，亦有以嵇康自喻者，如吳兆騫：「文如劉峻終無命，憤到嵇康始悔才。」見清·吳兆騫著，麻守中校點，〈瀋陽旅舍賦示陳子長〉，《秋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2，頁29。

又一分爲二。曲終奏雅，兩人形象必須重新確定、凝縮——君爲嵇康，我爲向秀。

嵇、向兩人，畢竟止居七賢之二。七賢各具典型，明亡後，梅村賦詩屢屢及之。觀察詩人如何揀擇、書寫，我們能窺探其用心。順治九年（1652），他曾不無躊躇地自比劉伶，笑傲王侯；「嵇生幽憤阮生哭」，俱非所擬。<sup>52</sup> 那是梅村聲名全盛日，平視藩王。（不許〈圓圓曲〉毀版一事，若屬實，當此際。）<sup>53</sup>

鼎革後，侯方域（1618-1654）勸梅村莫出山，有「三不可，二不必」，<sup>54</sup> 源自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七不可，二不堪」來。侯氏來信，有勸學嵇康之意；惟順治十年間，梅村行藏，畢竟有負侯生諾。赴京途中，詩人有句：「慚余亦與山公札，抱病推遷累養生。」<sup>55</sup> 山公，山濤，擬諸論薦諸大臣，自慚濫入薦章。周廷鑑（1606-1671）當日也受同徵，獨能不至；梅村有詩寄之：「巨源舊日稱知己，誤玷名賢啓事中。」<sup>56</sup> 薦周者「誤玷名賢」，有愧舊友，借人酒杯，對於薦賢者才稍露不滿。無論如何，既入山濤札中，流涕登車，梅村再無法自比嵇康；此後，他能說的只是：「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也，能不歎哉！」<sup>57</sup>

七賢中，向秀、阮籍乃惟二「被迫而出」者。梅村這一自我定義，從〈贈陸生〉開始，十年多來，一以貫之。<sup>58</sup> 不過，向秀〈思舊賦〉最顯眼處，在於寥寥數行，不多實寫。魏晉之交，政治環境嚴峻，不得不然。

52 〈行路難〉其十八，《全集》，卷 2，頁 39。

53 「當日梅村詩（圓圓曲）出，三桂大慚，後賄求毀版，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如何也」。事見清·劉健，《庭聞錄》（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 4b。

54 清·侯方域，〈與吳駿公書〉，《壯悔堂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頁 39a-41a。

55 〈淮上逢嵇叔子〉，《全集》，卷 15，頁 399。

56 〈寄房師周芮公四首〉其四，《全集》，卷 15，頁 417。

57 〈宋直方林屋詩草序〉，《全集》，卷 28，頁 672。

58 〈贈陸生〉作於 1657 年，上引〈林屋詩草序〉作於 1668 年。梅村又有詞句「一篇〈思舊賦〉，故國與浮名」（《全集》，卷 21，頁 555），亦作於 1668 年，故稱「十多年」云。

梅村此詩則枝蔓歧出，不惜強辯、護短，也頗有自辯之嫌，擬爲〈思舊賦〉，難免尷尬。

#### 幾許人看：牢騷心事

猶可注意者，〈贈陸生〉詩，收篇於「江關蕭瑟幾人看」，頗有蹊蹺。先是，順治八年（1651），梅村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借卞生之口，訴說繁華事散，烟花凋零。詩中有句：「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董朱顏俱黃土。」沙，沙才、沙嫩；董，董年、董白。詩舉兩姓氏，言「兩三人」者何？陳寅恪先生有一精彩論斷：

小宛姊妹亦曾居吳門，與陳卞二沙為同時佳麗。……其所謂「兩三人」者，沙嫩未死，沙才已死。董白死時，董年先死。董白雖稱病死，然實未死。陳沅則不著姓字，而意在言外。梅村下筆不苟，於此可見。<sup>59</sup>

蘇州名豔，玉京而外，共得五人。沙才、董年早死；董白被劫稱死，故謂「兩三人」。陳沅雖生，此際則薰天意氣，「有人夫婿擅侯王」。不著姓字，譏三桂、圓圓也。梅村筆下所點人數，毫不苟且。

「江關蕭瑟幾人看」，頗似梅村〈東萊行〉末句：「中原同調幾人留？」<sup>60</sup>但須分疏。〈東萊行〉作於順治四年（1647），詩贈姜埰（1607-1677）、姜垓（1614-1653）兄弟。此時吳、姜皆爲大明孤臣孽子，「同調幾人」云云，除了憂傷死難諸友外，當有清廷招致，遺民凋零的感歎。〈東萊行〉賦罷近十年，友人生死凋謝，梅村也墮爲貳臣身。故友中不能諒解，或不欲自壞名節者，至是絕交。譬如梅村歸里，姜埰來居蘇州，比鄰太倉，兩人集中卻不見往還之跡。<sup>61</sup>遺民一輩割席者，恐正不少。

「江關蕭瑟」，自指「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而言。<sup>62</sup>

59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503。

60 《全集》，卷 3，頁 70。

61 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停雲獻疑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 139。

62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7，頁 1499。

信流離異鄉，羈留北朝，暮年詩賦能動江關。<sup>63</sup> 蕭瑟者，止於一人一身。今則謂：江南花月地，亦蕭瑟冷落。梅村才名，不下庾信；惟此地淒涼，縱有思舊詩章，幾許人看？詩人蓋亦自知不足為賦〈思舊賦〉之向子期，略如江關永棄之庾開府。故人長絕，不無牢騷。

#### 四、詩的歧義與兩面：兩枝花，兩傀儡

上文談梅村〈贈陸生〉，挖掘作者心事，得數千言，而所談畢竟止一首詩。詩人隱微的欲望，深藏典故底下的張力，果若存在，難道不會再有其他例證？

曰：有。陸生一張面具，梅村妙手偶得，文辭乃有意為之。其餘詩章中不經意浮現的心緒，同樣值得讀者留意。乾坤一戲場，面具之外，詩人常借萬物、萬象傳情寓意，如道具、如傀儡。飛星傳恨。有時候，它們甚至會相互歧義，相互補充。帶著這樣的理解讀詩，我們於是能窺見文辭底下更豐富的意義層次。

##### （一）梅花，杏花

花事，人事，對於詩歌創作者而言，從來息息相關。梅村詩章，形塑角色，也每喜令其「揀花枝」。縱覽《全集》，詩人仕清前後，有兩枝花格外照眼，一枝梅，一枝杏，各有象徵，好供作者容納心思。

##### 故園寒梅

明清鼎革之前，梅村購得王士驥（1557-?）別業，費萬金經營，拓而新之，更名「梅村」，並取為號。<sup>64</sup> 江村內外，「種梅三十年，繞屋已千樹」，<sup>65</sup> 主人何等自矜！牡丹國艷，芙蓉清幽，群花品中，梅最以清高

63 謝正光曰，清初詩文對於庾信形象，大抵追隨杜甫之愛重。梅村此處施用，當亦如此。以庾信為失節貳臣之象徵，乃全祖望〈題哀江南賦後〉擬諸牧齋後的發展。參謝正光，〈楚雲：余懷《三吳遊覽志》解讀示例〉，頁 68。

64 《年譜》，頁 116。

65 〈鹽官僧香海問詩於梅村，村梅大發，以詩謝之〉，《全集》，卷 9，頁 243。

堅貞見稱，大抵為神仙、隱逸之象徵。<sup>66</sup> 吳偉業自號「梅村」，認同此花，殆無可疑。

購園不久，詩人即有〈梅村〉一詩，不多刻劃花姿，只寫園中人爛漫生涯。<sup>67</sup> 更重要的是，梅村北上、南還之年，它還與故園、江南緊密相連。梅村於 1653 年赴京道中，詠〈臨清大雪〉：「辜負故園梅樹好，南枝開放北枝寒。」<sup>68</sup> 順治十三年（1656），二月，梅村陞國子監祭酒。閏五月，蒼雪讀徹（1588-1656）卒。梅村〈哭蒼雪法師〉有句云：「總教落得江南夢，萬樹梅花孰比鄰？」<sup>69</sup> 十五年（1658）四月，陳之遴獲罪配邊。詩人稍後作〈贈遼左故人〉，以關外為樂土，若意有未愜，仍是「只少江南好春色，孤山梅樹罨溪船」。<sup>70</sup>

梅村之梅，又真可喫。梅村與友聯句，有「香流金杏酢，脆入玉梅腌」；<sup>71</sup> 「饑摘花蕊餐，倦抱花影睡」。<sup>72</sup> 此詩又云：「梅老看圍屋，花開待放簷。道人君勿愧，處士我何謙？」<sup>73</sup> 餐花飲露者，無世情之仙人也。而後人讀及梅村〈寄當事諸老〉詩，反復吟詠，有句贈之曰：「半生客裡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sup>74</sup> 後代人懸想中，詩人悔恨心曲，亦只有梅花知音。

梅村之中，有梅花庵、梅花書屋等嘉名，宜其為故園象徵。以梅為名，以梅為家、為知音；可翫，可食。此花非凡花。

### 日邊紅杏

耐人尋味的是，出山前三年，梅村集中最奪目者，卻屬兩度杏花。

66 詳可參清·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 547-548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4），「梅部」，卷 205-208。

67 《全集》，卷 5，頁 132。本詩作於 1644 年。

68 《全集》，卷 19，頁 496。

69 〈哭蒼雪法師〉其二，《全集》，卷 16，頁 425。

70 〈贈遼左故人〉其六，《全集》，卷 16，頁 440。

71 〈梅花庵話兩同林若撫聯句〉，《全集》，卷 7，頁 190-192。

72 〈鹽官僧香海問詩於梅村，村梅大發，以詩謝之〉，《全集》，卷 9，頁 243。

73 〈梅花庵話兩同林若撫聯句〉，《全集》，卷 7，頁 190-192。

74 清·查為仁，《蓮坡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中，頁 14。

順治七年（1650）年元日，梅村賦〈庚寅元旦試筆〉，詩前有小序：「己丑除夕，夢杏花盛開，桃李數株，次第欲放。予登小閣，臨曲池，有人索杏花詩，彷彿禁中應制。醒來追思陳事，去予登第之歲已二十年矣」。詩云：

二十年前供奉官，而今白髮老江干。青樽酒盡貪孤夢，紅杏花開滿禁闌。西苑樓臺遺事在，北門詞賦舊遊難。高涼橋畔春如許，贏得兒童走馬看。<sup>75</sup>

梅村登第之歲，在崇禎四年（1631）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帝親閱其卷，批「正大博雅，足式詭靡」。<sup>76</sup>新科榜眼，隨後得賜假歸娶，「南宮首策，蓮燭賜婚」，艷稱天下。<sup>77</sup>午夜夢迴，沉思二十年中事，昔日杏花滿枝，春風得意；今日青樽酒盡，白髮江干，又何等寂寞？（觀六句，詩人似非不欲再入春明，惟言其「難」耳。）

隔年（1651）元日，梅村竟又有〈辛卯元旦試筆〉一題，題下自注：「除夕再夢杏花。」詩云：

十年車馬盛長安，仙仗傳籌曙色寒。禁苑名花開萬樹，上林奇果賜千官。春風紫燕低飛入，曉日青驄緩轡看。舊事已非還入夢，畫圖金粉碧闌干。<sup>78</sup>

一夢或為偶然，兩年元日，頻夢杏花，亦有意乎？對讀兩詩，〈庚寅〉詩中，惟見杏花滿苑；〈辛卯〉一首則有仙仗車馬，名花萬樹；上林奇果，賜及鳴佩千官；金粉闌干，慣看紫燕青驄，舖張更甚。豈其功名之心，果未成灰耶？下一年，元日無詩，再一年，而此老出矣。梅村詩喜道前身因緣，美人、高僧、羽客，皆為驅遣。<sup>79</sup>讀其順治七、八年間杏花詩，

75 《全集》，卷 6，頁 156。

76 《年譜》，頁 36。

77 清·尤侗，〈祭吳祭酒文〉，《西堂雜俎》（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33。

78 《全集》，卷 6，頁 162。

79 如陳沅「前身合是采蓮人」，《全集》，卷 3，頁 78）歸莊「豈是前身釋道安」（卷 8，頁 203），殷陟明「前身合是殷七七」（卷 8，頁 217），李漁「前身合是玄真子」（卷 16，頁 454）等，不勝枚舉。

因思宋人託生故事：此念一差，終當墮落泥滓。後身便作富貴人。<sup>80</sup>

梅村居京期間，又有〈送何省齋〉詩，迴環昔夢，吞吞吐吐。袁枚（1716-1797）批語甚犀利：「公壯年稱舊臣，雄心尚在，故態復萌，其不能安困窮守貧賤有由矣，宜乎為世網所牽引也。」<sup>81</sup>談遷（孺木，1594-1658）《北游錄》中，記與梅村兩番對話，頗可相為印證。一關於前明舊夢，一為順治「天語」丁寧，或可作「杏花夢」之註腳：

乙酉……過吳駿公太史，極論舊事。且述辛未南宮放榜之前夕，夢坐一大公署，最宏麗。徐九一、夏彝仲攜樽傾倒，送之儀門，回顧門封，曰「詹事府」。又出門屏，牆上大書曹勳，字徑二尺。果冠南宮，而體羸常懼義馭之促。叨一第，年二十三，意歷詹事，不越二十年，未嘗躡進。及甲申夏，蒙召，謂且詹事我也，果如之。人生進止，默有權衡，豈非天哉。<sup>82</sup>

辛未南宮首策前，梅村已一夢功名，卜得詹事；入清後兩夢杏花，旋即出山。此一「進止」，果為天乎，定係人乎？

乙未（1655）離京前夕，梅村猶說新主之溫顏笑語，不免頗露妾婦貌：

庚午，晴，過吳駿公太史所。初，正月末太史召入南苑，纂修《內政輯要》。在南苑時，再被召，知其抱疴。放歸，則二月之八日也。召問自宦履及父母兄弟父子，俱縷悉。問其弟何狀，對曰：「二弟並生員。」上即笑曰：「外國嘗進兩猿，命中官飼以白糈，一食一不食，主者諗其故，旁云：一熟猿，一生猿。」眾為之啓齒。<sup>83</sup>

80 宋人有一前身故事：「史丞相……問之（覺長老）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中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功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覺長老圓寂後，因此一念，遂托生為丞相之子，即南宋權相史彌遠。見清·潘永因輯，《宋稗類鈔》（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卷1，頁34。

81 《全集》，卷9，頁224。

82 清·談遷著，汪北平點校，〈紀郵上〉，《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60-61。

83 同上註，〈記郵下〉，頁94。

君臣私語，如止於內廷，則罷，細說與「一切富貴利達皆不以入其胸中」之史家談孺木，又何以故？<sup>84</sup> 孟森論列科場案中人孫暘遭際，謂「人主偶然一問，《記聞》輒詔為無上之光榮，專制時之科目中人，心理如此」。<sup>85</sup> 詩人亦恐難逃此譏矣。

究其實，梅村除了懺悔面孔外，順治十年出山前後，似真有熱中情懷。葉君遠取梅村詩文為最高統治者歌功頌德，為叛臣逆子塗脂抹粉，對抗清志士詆毀詬罵」之語，謂其政治態度是一「混合體」。<sup>86</sup> 黃裳考釋《南湖春雨圖》內外因緣，推斷「之遴方結黨擅權，欲以南人集團排去涿州馮銓徒黨，亟欲借梅村文社宗主之聲望以為招徠，而梅村亦躍躍欲試，「失之於崇禎者，安知不收之於順治」？<sup>87</sup> 此兩論非無所見，但似未搔到癢處，根本原因，或在對梅村生平、交遊、著作揣摩尚未切。

比較理想的讀法，當如謝正光〈梅村二三事考〉所示。謝文審定行年，細探心曲，追索〈恭紀聖駕幸南海子過雪大獵〉一題創作時地、身分、詩語，謂斯時梅村尚未獲新朝正式授官，「夫以亡國之遺臣，驟見新主御林軍馬，遂汲汲於頌揚興朝之威武，意非尋常」；<sup>88</sup> 隨後〈聞撤織造志喜〉諸作，亦嫌浮誇，而「梅村抵京之初，亟亟於露才揚己，尚復何疑」？<sup>89</sup>

梅村北上路途，故園梅花，雖縈繞於胸；杏花夢，興方酣。花開兩朵，讀者何必只執一枝？

## （二）蓮蓬人與不倒翁

清人程穆衡（1702-1794）箋注吳詩，大抵繫年。程本〈贈陸生〉

84 梅村自云「余留京師三年，……其間得二人焉：於史則談孺木，於詩則吾家六益而已。……此兩人者，天資朴厚，一切富貴利達，險巇憂患，皆不以入其胸中。」〈吳六益詩序〉，《全集》，卷 30，頁 698。

85 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外一種）》，頁 45。

86 葉君遠，〈論吳梅村仕清後的政治態度〉，《中國韻文學刊》1987.1(1987.6): 138-145。

87 黃裳，〈吳梅村《南湖春雨圖》〉，《書林一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頁 55。

88 謝正光，《停雲獻疑錄》，頁 241。

89 同上註，頁 242。

前兩題，有二首詠物詩約作於同時，音餘絃外，興寄獨遠。一曰〈蓮蓬人〉：

獨立平生重此翁，反裘雙袖倚東風。殘身顛倒憑誰戲，亂服羸跣恥便工。共結苦心諸子散，早拈香粉美人空。莫嫌到老絲難斷，總在汙泥不染中。<sup>90</sup>

蓮蓬人，剝蓮蓬所製之傀儡、玩偶。靳榮藩注曰：「小兒剝蓮蓬，以線縛之，反裘振袂，儼然老翁，名蓮蓬人。」<sup>91</sup>既為蓮蓬化身，梅村賦詩，也給予其「汙泥不染」之品德。蓮蓬人思繁心苦，獨立不遷，是否有所指？程箋云：「聞諸前輩，此章公自謂也。」<sup>92</sup>程氏為江蘇太倉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生，「去古未遠」，聞諸前輩云云，或足採信。梅村此詩作於南還之初，借傀儡明志，亦可想見。<sup>93</sup>

90 《全集》，卷 16，頁 447-448。

91 清·靳榮藩注，《吳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7 冊），卷 14，頁 22a。

92 清·程穆衡原箋，楊學沆補注，《吳梅村詩集箋注》，卷 9，頁 578。

93 本文之匿名審查人提及，或可進一步考察〈蓮蓬人〉「共結苦心諸子散，早拈香粉美人空」是否指卞玉京，〈不倒翁〉「此內空空浪得名」是否和陳之遴黨爭之事有關，以昭梅村不能或忘之情懷所鍾。先談〈蓮蓬人〉與玉京。紅粉飄零，確係梅村明亡後詩一大特色，若由此線索展開閱讀，錯縱、豐富文本之層次，亦為一樂事。惟追查後發現，「共結苦心諸子散，早拈香粉美人空」一聯與玉京關係不深。按〈蓮蓬人〉該聯隨物肖形，以蓮子之苦、香粉之消散，鋪寫其「人」的艱難苦境，末句「總在汙泥不染中」，遂更見獨立不遷之情志。此句的功能性，似在此。若抽離出原詩語境，單拈一句，欲扣合時人，似不容易。

退一步來說，〈贈陸生〉作於 1658 年，稍後即有〈蓮蓬人〉，而玉京逝於 1665 年。細味詩意，「美人空」必欲落實，則當指一已香消玉殞之人。賦詩當時，玉京猶在，若以「美人空」贈之，則不免稍嫌唐突。（若欲說吳、卞舊夢因緣，化為泡影，當謂「繁華空」云云。）

復次，梅村贈卞的關鍵文本，皆未見與蓮花相關的意象。〈琴河感舊〉雖有名句「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紅粉泛言美人，未必蓮花所生。梅村贈卞詩中較常出現的，其實是蘭花。玉京本以畫蘭聞名，此花又可喻其德。吳詩如「長向東風問畫蘭，玉人微歎倚闌干」（〈琴河感舊〉）；「枉拋心力付蛾眉，身去相隨復何有？獨有瀟湘九畹蘭，幽香妙結同心友」（〈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等，皆可為證，不一而足。總之，由詩之語境、詩之作期、詩之意象等方面看，〈蓮蓬人〉「共結苦心諸子散，早拈香粉美人空」句，應與玉京無涉。上引諸詩，見《全集》，卷 6、

詠罷一玩偶後，以下又出一玩偶，絕非偶然。下一詩題，曰〈戲詠不倒翁〉：

掉首浮生半紙輕，一丸封就任縱橫。何妨失足貪遊戲，不耐安眠欠老成。儘受推排偏倔強，敢煩扶策自支撐。卻遭桃梗妍皮誚，此內空空浪得名。<sup>94</sup>

蓮蓬人品格孤高，此一不倒翁卻「何妨失足貪遊戲」，不顧世人取笑，受盡推排，猶自倔強。同時之作，同詠玩偶，上一章詩果係梅村自擬，此章又何以不能代表詩人人格之某一面向？玩味本章詩意，與〈贈陸生〉之「遊戲」、「達士」、「狡獪」，何其相類！<sup>95</sup>

10，頁 106、251。

94 《全集》，卷 16，頁 448。

95 匿名審查人提及，或可考察「〈不倒翁〉『此內空空浪得名』，是否可能與陳之遴黨爭相關」。本詩第七句「卻遭桃梗妍皮誚」，最堪玩味。此句典出《戰國策》〈齊策〉，蘇秦以「鬼語」止孟嘗君入秦：「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見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10，頁 374。梅村詩中笑不倒翁者，桃梗也。依《戰國策》，土偶生於西岸之土，即使雨後殘損，也是復歸西岸，不似桃梗來自東國，他日將無所依歸。明清之際「東國」，落實來看，可指朝鮮、也可指滿人。清初南北黨爭，牽涉滿漢之爭；「滿漢水火，而漢之無恥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與梅村友好的南黨諸公如陳之遴等，若可視為土偶、不倒翁，攻南黨者，北黨與滿人，率皆東國桃梗也。惟這樣政治諷喻的讀法，必須於文本中更多細節互相縮合，方稱穩妥。先說結論：筆者認為本詩自可兼指之遴，但未必能坐實於黨爭一事。首先考察詩人用例，梅村詩中，「東國」只一見，不稱滿人，乃以「東國賤男子」稱其族兄繼善（志行，1601-1644），蓋以南朝梁名臣袁昂（461-540）自謙之詞，歌頌即將西行入蜀之志行。（相對而言，本句若出錢牧齋手筆，會更值得我們留心，牧齋〈桂殤詩〉有云「總是中原無獨角，不應東國有長離」，觀覽全詩語境，「東國」指女真無疑。見清·錢謙益著，《牧齋有學集》，卷 9，頁 456。）另一方面，〈不倒翁〉收在桃梗的譏笑：「此內空空浪得名。」此句看似扣合〈不倒翁〉形體而發，其實有典，語極自負：「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見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下之下〈排調第二十五〉，頁 797。

何以言「戲詠」不倒翁，何不「戲詠」蓮蓬人？詩人假借作戲，吐露心聲，髹上一層保護色。兩傀儡，梅村蓋一身兼之也。

### （三）「陸生」：以君之名

詩的兩面性、歧義性，固有刻意營造者，惟在不經意的情況下，也會現鱗現爪。如兩枝花、兩傀儡，如夢如戲。帶著上述理解，回頭重看〈贈陸生〉，一些更爲曖昧、隱微的細節也逐漸浮現。

明清之際，詩文中的名字與身分，至爲要緊。姓名的顯揚或隱匿，稱謂去取，乃至古今人名的比附，屢牽涉價值判斷。當涉及出處進退時，相關稱謂，尤值得留心。可以吳、姜交誼爲例。

吳梅村與姜垓、姜埰兄弟交情深厚。梅村北上仕清，姜埰有詩投贈，以「婁東友」代其名；梅村物故，姜氏挽詩，僅題作「哭友人」。謝正光判斷，姜氏於明亡後汲汲於忠君形象之自我塑造，故其《敬亭集》收與遺民唱酬之什，人物姓氏名號，一一俱列；而對貳臣及顯宦，則隱沒姓名。這並非一孤立現象，「貳臣及顯宦詩作中，於遺民之姓氏、里籍及其在前明之官銜條列則唯恐其不詳」也。<sup>96</sup>

梅村贈流人相關詩作也有類似情況，同輩之人，例不書名。<sup>97</sup> 同時的〈悲歌贈吳季子〉顯得特殊，原因或在，吳兆騫係後生小子，明亡之年，

---

伯仁即周顛（169-322），王丞相，王導（276-339）。以政治諷喻之讀法，此句可解作桃梗（北黨？滿人？）雖諛笑不倒翁（南黨？），此翁腹中，尚可容下彼輩數百人也。

惟是，晉室衣冠南渡，王、周等皆南來之北人；元帝初鎮建康，南人不附，王導也曾勸帝引用南士。梅村極熟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若要坐實於順治一朝南北黨爭，在這首詩中，似不應引南朝北人豪語作結。文中謂此詩可「代表詩人人格之某一面向」，若加以擴充至陸慶曾、陳之遴一類「失足」之故交同人，亦無不可。然而，詩之一章一句，是否能對應至清初時事上，或許就還有待斟酌了。惟無法否認的是，此讀法有其一定解釋力，也頗耐人尋味，感謝審查人提出這一閱讀進路，今一併將考證過程附識於此，提供讀者進一步思索。

96 詳參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停雲獻疑錄》，頁 121-153。

97 如順治十二年（1655），贈季開生〈送友人出塞〉。十五年，贈吳茲受〈送友人出塞〉，贈陳之遴〈贈左故人〉、〈遙別故友〉；十七年，再為陳之遴詠〈拙政園山茶花〉，皆不署姓名。

猶未束髮。既不涉遺、貳，何妨呼名？

揆諸前論，梅村詠陸之詩，按理應作「贈友人」、「故人」，果真破格呼名，亦當作「贈陸子玄」云云。必稱「陸生」，已屬蹊蹺。檢點梅村詩題，也未嘗見以「某生」制名，<sup>98</sup> 難免啓人疑竇。此題下，斬注云：「陸生，借用。」<sup>99</sup> 詩人已借得慶曾之面，而慶曾「陸生」一名，倩誰借來？

對於受過中國古典訓練的讀者而言，「陸生」一名，指向西晉陸機（士衡，261-303）。梅村詩文，用例斑斑。<sup>100</sup> 陸機行跡，梅村一直有自覺地使用、自我比附。南宮首策後，他曾自況：「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sup>101</sup> 意興風發。明清易鼎，梅村開筆寫《秣陵春》，劇中主角徐適自報家門，云：「陸士衡當弱冠而吳滅，閉戶十年。」<sup>102</sup> 指南唐傾覆，不仕新朝，如梅村十年遺民生涯。徐適日後拜謁南唐後主祠，再有唱詞：「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雒陸機年少。」<sup>103</sup> 已是借戲中人自悲遭際了。

陸機父祖，世為將相；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吳國傾覆後，陸氏退居舊里。十年後，入洛為官，終以罪受誅。<sup>104</sup> 陸慶曾的家世、文才、悲慘際遇，都有與之相擬處，借名賦詠，寄託同情，順理成章。（時人如錢牧齋亦曾以「陸機山」詠慶曾家居。）<sup>105</sup> 但，如果著眼於詩的歧義，這裡，又給了我們另一個閱讀的可能。

陸機在晉史的登場與退場，如同梅村詠兩枝花、兩傀儡，也有著一

98 贈民間藝人、伎人如蘇崑生、柳雲生、蘇、柳「楚兩生」者，則名副其實，並非借用。

99 清·靳榮藩注，《吳詩集覽》，卷 7，頁 4a。

100 如「陸生文士能為將」、「陸生入雒之年」、「陸生臺」、「陸生之田，桑麻如故」等，見《全集》，卷 15、17，頁 416、465。「陸生之田，桑麻如故」，乍看非陸機典故，實以陸氏三代詠王時敏家風也。《全集》，卷 39，頁 829。至若「多應絳灌交歡久，馬上先行薦陸生」，則指陸賈，不可混為一談。《全集》，卷 19，頁 501。

101 清·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收入《全集》，附錄一，頁 1408。

102 同上註，卷 61，頁 1236。

103 同上註，頁 1264-1265。

10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54，頁 1467-1481。

105 「愛客共尋張翰酒，開筵先酌陸機山」，見清·錢謙益，〈雲間諸君子再饗於子玄之平原北臯子建斐然有作和韻四首〉之一，《牧齋有學集》，卷 7，頁 340。

表一裡的雙重性。陸生入洛，自謂「嗚咽辭密親」、「世網嬰我身」；<sup>106</sup>惟其始亦未嘗無意掀動北人。「入洛」一事，更有清初今典。南都覆滅，牧齋降清北上，有無名氏〈題虎丘石〉詩：

入洛紛紛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愧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憔悴西風問阿儂。<sup>107</sup>

此詩據說為陳子龍手筆，哄傳天下。據時人記載，梅村北上，虎丘會餞，也有客呈詩刺之：「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sup>108</sup>詩人借名「陸生」，本取其被鉗入洛之意。然而，從牧齋到梅村，再到陸生「以貢走京師」，「入洛」的兩重性——蕭索或熱中——似不必分，亦竟不能分了。

陸機捲入政爭，死非其罪，下場淒涼。行刑日風雪彌天，議者以為陸氏之冤。<sup>109</sup>惟陸生實又不冤，《晉書》記其好遊權門，結交外戚，為阿附權臣賈謐(?-300)的「金谷二十四友」之一，以進取獲譏。梅村墮入彀中，未嘗無熱中情懷；陸慶曾藥癒考官，又確曾拜收關節。史家孟森論曰：

慶曾老不自惜，復冀邀一薦之榮，其反得其辱，殊不甚足惜也。<sup>110</sup>

冤耶、非耶？

質言之，吳、陸神魂，透過〈贈陸生〉面具之施用，至詩中合鑄一身。這是梅村大手筆，詩中處處自縛於絕路，又一一開脫、辯白。詩章末句，再度分判賓主，給予兩人最後定義：君為嵇康，以事見法；我為向秀，被鉗而出。惟梅村詩之命名，有「但撮數字為題，使閱者自得之」的傾

106 晉·陸機著，金聲濤點校，〈又赴洛道中二首〉之一，《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5，頁40。

107 此詩詳細考釋，請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887-895。

108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1，頁10。

109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54，頁1481。

110 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外一種）》，頁47。

向，<sup>111</sup> 帶著「詩有兩面」的警覺，我們回頭重審詩名，卻不經意揭穿了詩人無意說破的天機——汝輩之出，儘管掙扎，未必無心；獲罪，亦非無故也。

梅村〈贈陸生〉曲折歧出，試圖擺脫名教、禮法束縛，巧借神仙、達士為譬，透露了不以登朝為恥之心，盛氣強辭，幾乎真能奪理。然而，《晉史》〈陸機傳〉贊不云乎：「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全身遠禍，「何知易而行難？」<sup>112</sup> 不管詩人製題當下，是否察覺了舊史人物帶來的閱讀歧義，「陸生」出處之際的複雜心緒、末路徬徨，似乎要比詩中援引的形象（嵇康、向秀），更為精準地成其考語。它毋寧象徵了徘徊於明清之際仕途的一代人。

### 五、小結：聲名狼藉者的言說

平心而論，梅村並非一味庸懦、一生艱苦之人，1650 年代的聲名全盛日，他且能平視藩王，主盟虎丘，管領風騷；梅村也未必總是無奈、無辜，失足之後，〈贈陸生〉一詩能以拔俗、傲氣出之，突破名教的束縛。如果我們同意面具之下，另有隱情，它就不必限制在忠義的緊箍咒下，反而應給予詩人更多自由，說誠實言。「給他一個面具，他便會給你說實話」，<sup>113</sup> 此則為梅村之另一「面」。

梅村詩文，總以憂懼、悔愧、沉痛面貌示人，「面具」，更讓他說出了失節者心中難以傾訴的故國之思。我們應該相信，詩人的懺悔是真，熱中也是真，「此亦一梅村，彼亦一梅村」。<sup>114</sup> 本文主旨，並非辨正其人，故作翻案，而是希望藉此呈現一偉大詩人之複雜性，開放文本歧義處，好供讀者參與閱讀、思索。

111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 9，頁 137。

112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54，頁 1487-1488。

113 此孫康宜引用王爾德（Oscar Wilde）語，置於文首者。見氏著，嚴志雄譯，〈隱情與「面具」——吳梅村詩試說〉，《文學經典的挑戰》，頁 168。

114 謝正光，〈梅村二三事考〉，《停雲獻疑錄》，頁 243。

以〈贈陸生〉為窗口，本文試圖融會、貫穿梅村《全集》，揣摩其出處心境，構築詩人之另一面。上述種種，若參與更大、更普遍的課題討論，它對應的會是「身分」與「言說」。吳、陸二人，同為失節者，貳臣對貳臣語，本如梅村贈龔鼎孳（1615-1673）句：「三仕三已總莫問。」<sup>115</sup> 難以措辭。梅村〈贈陸生〉之辯，於是來得曲折、宛轉，他藉由聲名狼藉者的相互勸慰，竟能以詩自訟。表面不見斧鑿痕跡，背後關山已渡，其辭深隱而多歧義，不愧明清詩壇一大作手。

從明清之際，再到清末民初之千古變局，貳臣、遺老一輩率多詩壇射雕手。諸人出處問題，隨著時世推移，政體改易，日趨繁碎複雜。這些囿於身分的隱微心緒，有口難言，也許就藏在某張面具之後，等待後人摸索、認取。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班固，《漢武帝內傳》，《叢書集成初編》第343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晉·陸機著，金聲濤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115 〈送舊總憲龔公以上林苑監出使廣東〉，《全集》，卷11，頁291。

- 明·馮夢龍，《古今談概》，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
- 清·尤侗，《西堂雜俎》，臺北：廣文書局，1970。
- 清·吳兆騫著，麻守中校點，《秋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注，《吳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396-13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吳偉業著，程穆衡原箋，楊學沆補注，《吳梅村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汪有典，《前明忠義別傳》，《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輯第 1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
- 清·萬斯同，《鮎埼亭集外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趙翼著，胡主佑、霍松林校點，《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 清·劉健，《庭聞錄》，上海：上海書店，1985。
-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潘永因輯，《宋稗類鈔》，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 清·談遷著，汪北平點校，《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 5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葉夢珠輯，《閩世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查為仁，《蓮坡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二、近人論著

- (美)白亞仁 (Allan H. Barr) 2018, 〈清人追懷陸慶曾父子遭戍的詩作〉,《中國詩學》

23(2018.1), 頁 156-168。

- 孟 森 1986 《心史叢刊(外一種)》，長沙：岳麓書社。
- 孫康宜 2001 《文學經典的挑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郭康成、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
- 陳寅恪 2001 《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
- 陳寅恪 2001 《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
- 馮其庸、葉君遠 2007 《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馮其庸纂校訂定 2000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黃 裳 1998 《書林一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 葉君遠 1987 〈論吳梅村仕清後的政治態度〉，《中國韻文學刊》1987.1(1987.6): 138-145。
- 葉君遠 2012 《吳梅村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謝正光 2004 〈楚雲：余懷《三吳游覽志》解讀示例〉，《九州學林》2.3(2004): 42-91。
- 謝正光 2015 《停雲獻疑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嚴志雄 2015 〈吳梅村〈琵琶行〉中之「南」與懺悔〉，《中國文學學報》6 (2015.12): 79-98。
- Chang, Kang-i Sun 1988 "The Idea of the Mask in Wu Wei-yeh (1609-167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2 (1988): 289-320.
- Yeats, W. B. 1965.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 An Elaboration on the Device of the Mask: The Indirect Self-Defense in Wu Weiye's "Zeng Lusheng"

Chien-Ming Chen\*

### Abstract

Wu Weiye (courtesy name Jungong, art name Meicun, 1609-1672), a former Ming official, served the Qing court in 1654 and became a disreputable "official who served two regimes" henceforth. Wu wrote a series of poetry to express his own feelings. These works were wildly famous for its confessional sentiment. Furthermore,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Wu excelled in the use of the "device of the mask" to project image of his inner-self and to mourn for the vanished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the Shunzhi reign (1644-1661) was not as strict as that in the later era. Therefore, the usage of "mask" in Wu's poetry was not limited to the mourning for the former dynasty. In fact, when Wu served the Qing, his friend Lu Qingzeng (1604-1680) was implicated in an examination scandal at the same time. Wu composed a poem "Zeng Lusheng" (For Mr. Lu), which reveals another possibility as well. After conducting close readings of the texts, we have a chance to expose the concealed face of Wu, and to hear his indirect self-defense, even his unspoken desire.

This paper also revisits Wu's post-Ming writings in light of "Zeng Lushe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lowers and puppets appeared in his poems, through which the poet would be able to express his self-contradictory feelings symbolically and allegorically. After reexamining the allusions, we find that the title of the poem "Zeng Lusheng" contains two choices as well: eremitism and collaboration. And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one from the other.

**Key words:** Wu Weiye, Lu Qingzeng, Ming-Qing transition, mask, self-defense

---

\* Chien-Ming Chen,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HK.